

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水浒传(下)

SHUI HU ZHUAN

施耐庵◎著



大语文丛书

“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天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

——金圣叹

“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鲁迅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目 录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421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427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	435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	443
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	453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	460
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	467
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	475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	483
第五十九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	490
第六十回	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	497
第六十一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	505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	515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	525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532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	539
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	546
第六十七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	552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	560
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	567
第七十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	573
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579
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	587
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	595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	602
第七十五回	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	610
第七十六回	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	615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	624
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	630
第七十九回	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	637
第八十回	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	643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计出乐和	653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买市	宋公明全伙受招安	661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诏破大辽	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670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蓟州城	卢俊义大战玉田县	678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关	吴学究智取文安县	686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战独鹿山	卢俊义兵陷青石峪	693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战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将	700
第八十八回	颜统军阵列混天象	宋公明梦授玄女法	705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阵成功	宿太尉颁恩降诏	714
第九十回	五台山宋江参禅	双林渡燕青射雁	721
第九十一回	张顺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润州城	730
第九十二回	卢俊义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战毗陵郡	738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龙太湖小结义	宋公明苏州大会垓	745
第九十四回	宁海军宋江吊孝	涌金门张顺归神	753
第九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762
第九十六回	卢俊义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战乌龙岭	771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邓元觉	乌龙岭神助宋公明	778
第九十八回	卢俊义大战昱岭关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785
第九十九回	鲁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795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808

第五十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格言曰：

乾坤宏大，日月照鉴分明；宇宙宽洪，天地不容奸党。使心用幸，果报只在今生；积善存仁，获福休言后世。千般巧计，不如本分为人；万种强为，争奈随缘俭用。心慈行孝，何须努力看经；意恶损人，空读如来一藏。

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宣、圣手书生萧让、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坚。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连夜下山来，我自有用他处。”戴宗去了。

只见寨外军士来报，西村扈家庄上扈成牵牛担酒，特来求见。宋江叫请入来。扈成来到中军帐前，再拜恳告道：“小妹一时粗卤，年幼不省人事，误犯威颜，今者被擒，望乞将军宽恕。奈缘小妹原许祝家庄上，前者不合奋一时之勇，陷于纆细。如蒙将军饶放，但用之物，当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请坐说话。祝家庄那厮，好生无礼，平白欺负俺山寨，因此行兵报仇，须与你扈家无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还礼，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还我，我便把令妹还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吴学究便道：“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扈成道：“如今拘锁在祝家庄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如何能够得你令妹回去？”吴学究道：“兄长休如此说，只依小生一言：今后早晚祝家庄上，但有些响亮，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救护。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你可就缚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时，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养在宋太公处。你且放心回去，我这里自有个道理。”扈成道：“今番断然不敢去救应他，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强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谢了去。

且说孙立却把旗号上改唤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领了一行人马，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庄上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报入庄里去。栾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说与祝氏三杰道：“这孙提辖是我弟兄，自幼与他同师学艺，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带了二十余人马，开了庄门，放下吊桥，出来迎接。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众人讲礼已罢。栾廷玉问道：“贤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孙立答道：“总兵府行下文书，对调我来此间郢州守把城池，提防梁山

泊强寇。便道经过，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特来相探。本待从前门来，因见村口庄前俱屯下许多军马，不好冲突。特地寻觅村里，从小路问到庄后，人来拜望仁兄。”栾延玉道：“便是这几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只要捉了宋江贼首，一并解官。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正如锦上添花，旱苗得雨。”孙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成全兄长之功。”栾延玉大喜。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再拽起了吊桥，关上了庄门。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更换衣裳，都在前厅来相见。祝朝奉与祝龙、祝虎、祝彪三杰都相见了，一家儿都在厅前相接。

栾延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见，讲礼已罢，便对祝朝奉说道：“我这个贤弟孙立，绰号病尉迟，任登州兵马提辖。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镇守此间郓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孙立道：“卑小之职，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孙立动问道：“连日相杀，征阵劳神。”祝龙答道：“也未见胜败。众位尊兄，鞍马劳神不易。”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去后堂见拜宅眷，唤过孙新、解珍、解宝参见了，说道：“这三个是我兄弟。”指着乐和便道：“这位是此间郓州差来取的公吏。”指着邹渊、邹润道：“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却见他又有老小，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又是栾延玉教师的兄弟，那里有疑心，只顾杀牛宰马，做筵席管待众人，且饮酒食。

过了一两日，到第三日，庄兵报道：“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马拿此贼。”便出庄门，放下吊桥，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早迎见一彪军马，约有五百来人，当先拥出那个头领，弯弓插箭，拍马轮枪，乃是小李广花荣。祝彪见了，跃马挺枪，向前来斗，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两个在独龙冈前，约斗了十数合，不分胜败。花荣卖个破绽，拨回马便走，引他赶来。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背后有认得的说道：“将军休要去赶，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听罢，便勒转马来不赶，领回人马投庄上来，拽起吊桥。看花荣时，也引军马回去了。祝彪直到厅前下马，进后堂来饮酒。孙立动问道：“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祝彪道：“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枪法好生了得。斗了五十余合，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赶去追他，军人们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来。”孙立道：“来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几个。”当日筵席上叫乐和唱曲，众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

到第四日午牌，忽有庄兵报道：“宋江军马又来在庄前了。”堂下祝龙、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挂了，出到庄前门外，远远地望见，早听得鸣锣擂鼓，呐喊摇旗，对面早摆下阵势。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左边栾延玉，右边孙提辖，祝家三杰并孙立带来的许多人伴，都摆在两边。早见宋江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

叫骂,祝龙焦躁,喝叫放下吊桥,绰枪上马,引一二百人马,大喊一声,直奔林冲阵上。庄门下擂起鼓来,两边各把弓弩射住阵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龙交战,连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两边鸣锣,各回了马。祝虎大怒,提刀上马,跑到阵前,高声大叫宋江决战。说言未了,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乃是没遮拦穆弘来战祝虎。两个斗了三十余合,又没胜败。祝彪见了大怒,便绰枪飞身上马,引二百余骑,奔到阵前。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一骑马,一条枪,飞抢出来战祝彪。

孙立看见两队儿在阵前厮杀,心中忍耐不住,便唤孙新:“取我的鞭枪来,就将我的衣甲、头盔、袍袄把来披挂了。”牵过自己马来,——这骑马号乌骓马,鞴上鞍子,扣了三条肚带,腕上悬了虎眼钢鞭,绰枪上马。祝家庄上一声锣响,孙立出马在阵前。宋江阵上林冲、穆弘、杨雄都勒住马立于阵前。孙立早跑马出来,说道:“看小可捉这厮们。”孙立把马兜住,喝问道:“你那贼兵阵上有好厮杀的,出来与我决战。”宋江阵内鸾铃响处,一骑马跑将出来,众人看时,乃是拚命三郎石秀来战孙立。两马相交,双枪并举。两个斗到五十合,孙立卖个破绽,让石秀枪搠入来,虚闪一个过,把石秀轻轻的从马上捉过来,直挟到庄前撇下,喝道:“把来缚了。”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都赶散了。

三子收军回到门楼下,见了孙立,众皆拱手钦服。孙立便问道:“共是捉得几个贼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又捉得一个黄信;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阵上拿得两个:秦明、邓飞;今番将军又捉得这个石秀,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共是七个了。”孙立道:“一个也不要坏他,快做七辆囚车装了,与些酒饭,将养身体,休教饿损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东京去,教天下传名,说这个祝家庄三杰。”祝朝奉谢道:“多幸得提辖相助,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也。”邀请孙立到后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车装了。

看官听说,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要赚祝家庄人,故意教孙立捉了,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邹润、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入的路数。杨林、邓飞见了邹渊、邹润,心中暗喜。乐和张看得没人,便透个消息与众人知了。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已看了房户出入的门径。

到第五日,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当日辰牌时候,早饭以后,只见庄兵报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来打本庄。”孙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准备便了。先安排些挠钩套索,须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庄上人都披挂了。祝朝奉亲自率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看时,见正东上一彪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豹子头林冲,背后便是李俊、阮小二,约有五百以

上人马在此。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一个头领,乃是小李广花荣,随背后是张横、张顺。正南门楼上望时,也有五百来人马,当先三个头领,乃是没遮拦穆弘、病关索杨雄、黑旋风李逵。四面都是兵马,战鼓齐鸣,喊声大举。栾廷玉听了道:“今日这厮们厮杀,不可轻敌。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祝龙道:“我出前门,杀这正东上的人马。”祝虎道:“我也出后门,杀那西南上的人马。”祝彪道:“我自出前门,捉宋江,是要紧的贼首。”祝朝奉大喜,都赏了酒。各人上马,尽带了三百余骑奔出庄门,其余的都守庄院门楼前呐喊。此时邹渊、邹润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监门左侧。解珍、解宝藏了暗器,不离后门。孙新、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顾大嫂先拨军兵保护乐大娘子,却自拿了两把双刀在堂前趺,只听风声,便乃下手。

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放了一个炮,把前后门都开,放下吊桥,一齐杀将出来。四路军兵出了门,四下里分投去厮杀。临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立在吊桥上。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乐和便提着枪,直唱将出来。邹渊、邹润听得乐和唱,便唢哨了几声,轮动大斧,早把守监门的庄兵砍翻了数十个,便开了陷车,放出七只大虫来,各各寻了器械,一声喊起。顾大嫂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祝朝奉见头势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时,早被石秀一刀剁翻,割了首级。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后门头解珍、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黑焰冲天而起。

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并力向前。祝虎见庄里火起,先奔回来。孙立在吊桥上,大喝一声:“你那厮哪里去?”拦住吊桥。祝虎省口,便拨转马头再奔宋江阵上来。这里吕方、郭盛两戟齐举,早把祝虎和人连马搯翻在地,众军乱上,剁做肉泥。前军四散奔走。孙立、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

且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住,飞马往庄后而来。到得吊桥边,见后门头解珍、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掙将下来火焰里。祝龙急回马,往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风,踊身便到,轮动双斧,早砍翻马脚。祝龙措手不及,倒撞下来,被李逵只一斧,把头劈翻在地。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不敢回,直往扈家庄投奔,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正解将来见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头来,庄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轮起双斧,便看着扈成砍来。扈成见局面不好,投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

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啰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①有四五十

① 捎搭——装载。

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

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众头领都来献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夺得好马五百余匹,活捉牛羊不计其数。宋江见了,大喜道:“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正嗟叹间,闻人报道:黑旋风烧了扈家庄,砍得头来献纳。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来投降,谁教他杀了此人?如何烧了他庄院?”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腰里插着两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说道:“祝龙是兄弟杀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兄弟特来请功。”宋江喝道:“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别的怎地是你杀了?”黑旋风道:“我砍得手顺,望扈家庄赶去,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他家庄上,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宋江喝道:“你这厮,谁叫你去来?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担酒前来投降了,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擅自去杀他一家,故违了我的将令?”李逵道:“你便忘记了,我须不忘记。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这铁牛,休得胡说!我如何肯要这妇人?我自有个处置。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李逵答道:“谁鸟耐烦,见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本合斩首,且把杀祝龙、祝彪的功劳折过了,下次违令,定行不饶。”黑旋风笑道:“虽然没了功劳,也吃我杀得快活。”

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宋江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禀说起:“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济大恩,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听罢,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宋江大喜。大小头领,将军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头领: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乐和、顾大嫂,并救出七个好汉。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同老小乐大娘子,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当有村坊乡民,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前队鞭敲金镫,后军齐唱凯歌,但见:

云开见日,雾散天清。早苗得时雨重生,枯树遇春风再活。一鞭喜

色,如龙骏马赴梁山;满面笑容,似虎雄兵归大寨。车上满装粮草,军中尽是降兵。风卷旌旗,将将齐敲金铙响;春风宇宙,人人都唱凯歌回。

宋江把这祝家庄兵都收在部下,一行军马尽出村口。乡民百姓,自把祝家庄村坊拆作白地。

话分两头,且说扑天雕李应恰才将息得箭疮平复,闭门在庄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惊喜相半。只见庄客人来报说,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便问祝家庄事情。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放下吊桥,迎接入庄。李应把条白绢搭膊络着手,出来迎迓,邀请进庄里前厅。知府下了马,来到厅上,居中坐了,侧首坐着孔目,下面一个押番,几个虞候,阶下尽是许多节级、牢子。李应拜罢,立在厅前,知府问道:“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李应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伤左臂,一向闭门,不敢出去,不知其实。”知府道:“胡说!祝家庄现有状子,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彩缎、金银,你如何赖得过?”李应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东西?”知府道:“难信你说,且提去府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喝教狱卒牢子捉了,带他州里去,与祝家分辩。两下押番虞候把李应缚了,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知府又问道:“哪个是杜主管杜兴?”杜兴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状上也有你名,一同带去。”也与他锁了。一行人人都出庄门。当时拿了李应、杜兴,离了李家庄,脚不停地解来。

行不过三十余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林冲、花荣、杨雄、石秀一班人马,拦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敌,撇了李应、杜兴,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赶上。众人赶了一程,回来说道:“我们若赶上时,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但自不知去向。”便与李应、杜兴解了缚索,开了锁,便牵两匹马过来,与他两个骑了。宋江便道:“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如何?”李应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们杀了,不干我事。”宋江笑道:“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我们去了,必然要负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几日,打听得没事了时,再下山来不迟。”当下不由李应、杜兴不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一行三军人马,迤迤回到梁山泊了。

寨里头领晁盖等众人擂鼓吹笛,下山来迎接,把了接风酒,都上到大寨里聚义厅上,扇圈也似坐下。请上李应与众头领都相见了。两个讲礼已罢,李应禀宋江道:“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在此趋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则个。”吴学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大官人却回到哪里去?”李应不信,早见车仗人马,队队上山来。李应看时,却见是自家的庄客并

老小人等。李应连忙来问时，妻子说道：“你被知府捉了来，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带领三百来土兵到来抄扎家私。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将家里一应箱笼、牛羊、马匹、驴骡等项，都拿了去。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李应听罢，只叫得苦。晁盖、宋江都下厅伏罪道：“我等兄弟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因此行出这条计来，万望大官人情恕。”李应见了如此言语，只得随顺了。

宋江道：“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与妻子道：“只得依允他过。”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众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并那知府过来相见。”那扮知府的是萧让，扮巡检的两个是戴宗、杨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坚、侯健。又叫唤那四个都头，却是李俊、张顺、马麟、白胜。李应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语不得。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与大官人陪话，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乃是李应、孙立、孙新、解珍、解宝、邹渊、邹润、杜兴、乐和、时迁；女头领扈三娘、顾大嫂，同乐大娘子、李应宅眷，另做一席，在后堂饮酒。大小三军，自有犒赏。正厅上大吹大擂，众多好汉，饮酒至晚方散。新到头领，俱各拨房安顿。

次日，又作席面会请众头领作主张。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我当初在清风山时，许下你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招你为婿。”宋江自去请出来太公来，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亲自与他陪话，说道：“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推却不得，两口儿只得拜谢了。晁盖等众人皆喜，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

正饮宴间，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朱贵头领酒店里，有个郛城县人在那里，要来见头领。”晁盖、宋江听得报了，大喜道：“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伙，足遂平生之愿。”正是恩仇不辨非豪杰，黑白分明是丈夫。毕竟来的是郛城县甚么人，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

诗曰：

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多方。

魁罡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

幼读经书明礼义，长为吏道志轩昂。
名扬四海称时雨，岁岁朝阳集凤凰。
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冈。
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
报冤率众临曾市，挟恨兴兵破祝庄。
谈笑西陲屯甲冑，等闲东府列刀枪。
两赢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
施功紫塞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
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

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当日又设席庆贺。正饮宴间，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林子前大路上—伙客人经过，小喽啰出去拦截，数内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朱头领邀请住了。现在店里饮分例酒食，先使小校报知。”晁盖、宋江听了大喜，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宋江见了，慌忙下拜道：“久别尊颜，常切思想。今日缘何经过贱处？”雷横连忙答礼道：“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回来，经过路口，小喽啰拦讨买路钱，小弟提起贱名，因此朱兄坚意留住。”宋江道：“天与之幸！”请到大寨，教众头领都相见了，置酒管待。一连住了五日，每日与宋江闲话。晁盖动问朱仝消息，雷横答道：“朱仝现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新任知县好生欢喜。”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雷横推辞老母年高，不能相从，“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却来相投。”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宋江、晁盖自不必说。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把船渡过大路，自回郓城县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晁盖、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次日会合众头领听号令。先拨外面守店头领。宋江道：“孙新、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别用。”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乐和去帮助朱贵，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店内卖酒卖肉，招接四方入伙好汉。每店内设两个头领。一丈青、王矮虎后山下寨，监督马匹。金沙滩小寨，童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鸭嘴滩小寨，邹渊、邹润叔侄两个守把。山前大路，黄信、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解珍、解宝守把山前第一关。杜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刘唐、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监造战船。李应、杜兴、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陶宗旺、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侯健专管监造衣袍、铠甲、旌旗、战袄。朱富、宋清提调筵宴。穆春、李云监造屋宇寨栅。萧让、金大坚掌

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裴宣专管军政司赏功罚罪。其余吕方、郭盛、孙立、欧鹏、马麟、邓飞、杨林、白胜分调大寨八面安歇。晁盖、宋江、吴用居于山顶寨内。花荣、秦明居于山左寨内。林冲、戴宗居于山右寨内。李俊、李逵居于山前。张横、张顺居于山后。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一班头领，分拨已定，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山寨体统，甚是齐整。有诗为证：

巍巍高寨水中央，列职分头任所长。

从此山东遭扰攘，难禁地煞与天罡。

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郓城县；到家参见老母，更换些衣服，赍了回文，径投县里来拜见了知县；回了话，销缴公文批帖，且自归家暂歇。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听候差使。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都头，几时回来？”雷横回过脸来看时，却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雷横答道：“我却才前日来家。”李小二道：“都头出去了许多时，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①的行院，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那妮子来参都头，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现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②，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都头如何不去睷一睷？端的是好个粉头！”

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入到里面，便去青龙^③头上第一位坐了。看戏台上，却做笑乐院本^④。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自出外面赶碗头脑^⑤去了。院本下来，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绦，拿把扇子，上来开呵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服侍看官。”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喜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诗，便说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雷横坐在上面看那妇人时，果然是色艺双绝。但见：

罗衣叠雪，宝髻堆云。樱桃口杏脸桃腮，杨柳腰兰心蕙性。歌喉宛转，声如枝上莺啼；舞态蹁跹，影似花间凤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舞

① 折诨——走江湖、跑码头。

② 打散——犹如现在的曲艺、杂技之类，就是文中戏舞、吹弹、歌唱等的总称。

③ 青龙——这里是指左边。古时行军以画有鸟兽的旗帜来表示方位：前朱雀（鸟），后玄武（龟），左青龙，右白虎。

④ 笑乐院本——正戏以前的玩笑趣剧。

⑤ 赶碗头脑——古人有一种泡酒，名叫头脑酒；赶碗头脑，意思说找碗酒吃。

回明月坠秦楼，歌遏行云遮楚馆。高低紧慢，按宫商吐雪喷珠；轻重疾徐，依格范铿金戛玉。笛吹紫竹篇篇锦，板拍红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务头^①，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道是去过了，我儿且回一回，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盘子，指着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白秀英托着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雷横道：“今日忘了，不曾带得些出来，明日一发赏你。”白秀英笑道：“‘头醋不酽彻底薄’，官人坐当其位，可出个标首^②。”雷横通红了面皮道：“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非是我舍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雷横道：“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却恨今日忘记带来。”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提甚三五两银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白玉乔叫道：“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甚么？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告个标首。”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③时，狗头上生角。”众人齐和起来。雷横大怒，便骂道：“这伙奴，怎敢辱我？”白玉乔道：“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么紧？”有认得的喝道：“使不得，这个是本县雷都头。”白玉乔道：“只怕是驴筋头。”雷横哪里忍耐得住，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揪住白玉乔，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众人见打得凶，都来解拆开了，又劝雷横自回去了。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

原来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今日特地在郾城县开勾栏。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又带重伤，叫一乘轿子，径到知县衙内，诉告雷横殴打父亲，搅散勾栏，意在欺骗奴家。知县听了，大怒道：“快写状来。”这个唤做“枕边灵”。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验了伤痕，指定证见。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撒娇撒痴，不由知县不行。立等知县差人把雷横捉拿到官，当厅责打，取了招状，将具枷来枷了，押出去号令示众。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县行说了，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场，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如何肯拚扒他？这婆娘寻思一会，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怪，走出勾栏门，去茶坊里坐下，叫禁子过去发话道：“你们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县相公教你们拚扒他，你倒做人情。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禁子道：“娘子不必发

① 务头——说唱到重要的关口，或是唱腔和故事情节最精彩的地方。

② 标首——领头出的赏钱。又叫“标手钱”。

③ 子弟门庭——风流子弟玩的门道。

怒,我们自去拚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时,我自将钱赏你。”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兄长,没奈何,且胡乱拚一拚。”把雷横拚扒在街上。

人闹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看见儿子吃他拚扒在那里,便哭起来,骂那禁子们道:“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钱财直这般好使!谁保的常没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听我说,我们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拚,我们也没做道理处。不时,便要去和知县说,苦害我们,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婆道:“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禁子们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县来往得好,一句话便送了我们,因此两难。”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头口里骂道:“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我且解了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坊里听得,走将过来,便道:“你那老婢子,却才道甚么?”那婆婆哪里有好气,便指着骂道:“你这贱母狗,做甚么倒骂我!”白秀英听得,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大骂道:“老咬虫、吃贫婆、贱人,怎敢骂我?”婆婆道:“我骂你待怎的?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白秀英大怒,抢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那婆婆却待挣扎,白秀英再赶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顾打。

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见了母亲吃打,一时怒从心发,扯起枷来,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那一枷梢打个正着,劈开了脑盖,扑地倒了。众人看时,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眼珠突出,动弹不得,情知死了。有诗为证:

玉貌花颜俏粉头,当场歌舞擅风流。

只因窘辱雷横母,裂脑横尸一命休。

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带了雷横,一发来县里首告,见知县备诉前事。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会集相官,拘唤里正、邻佑人等,对尸检验已了,都押回县来。雷横一面都招承了,并无疑意。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把雷横枷了,下在牢里。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见发下雷横来,也没做奈何处,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安顿了雷横。

少间,他娘来牢里送饭,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纪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望烦节级哥哥看日常间弟兄面上,可怜见我这个孩儿,看觑看觑。”朱仝道:“老娘自请放心归去,今后饭食不必来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处,可以救之。”雷横娘道:“哥哥救得孩儿,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专记在心,老娘不必挂念。”那婆婆拜谢去了。朱仝寻思了一日,没做道理救他处。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县虽然爱朱仝,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妹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说了。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迭成文案,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解上济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

朱全解送雷横。

朱全引了十数个小牢子监押雷横,离了郛城县,约行了十数里地,见个酒店,朱全道:“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众人都到店里吃酒。朱全独自带过雷横,只做水火^①,来后面僻净处开了枷,放了雷横,分付道:“贤弟自回,快去家里取了老母,星夜去别处逃难,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横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须要连累了哥哥。”朱全道:“兄弟,你不知。知县怪你打死了他娘子,把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里,必是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家私尽可赔偿。你顾前程万里自去。”雷横拜谢了,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收拾了细软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人伙去了,不在话下。

却说朱全拿着空枷擗在草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吃雷横走了,却是怎地好?”众人道:“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朱全故意延迟了半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朱全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横走了,在逃无获,情愿甘罪无辞。”知县本爱朱全,有心将就出脱他,被白玉乔要赶上司陈告朱全故意脱放雷横,知县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却解朱全到济州来,当厅审录明白,断了二十脊杖,刺配沧州牢城。朱全只得带上行枷,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押送朱全上路。家间自有人送衣服盘缠,先赍发了两个公人。当下离了郛城县,迤迤望沧州横海郡来,于路无话。

到得沧州,入进城中,投州衙里来,正值知府升厅,两个公人押朱全在厅阶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见朱全一表非俗,貌如重枣,美髯过腹,知府先有八分欢喜。便教“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当下除了行枷,便与了回文。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

只说朱全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那沧州府里押番、虞候、门子、承局、节级、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见朱全和气,因此上都欢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朱全在阶侍立。知府唤朱全上厅,问道:“你缘何放了雷横,自遭配在这里?”朱全禀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只是一时间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全道:“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问得重了。”知府道:“雷横如何打死了那娼妓?”朱全却把雷横上项的事,备细说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见他孝道,为义气上放了他?”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

正问之间,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方年四岁,生得端严美貌,

① 水火——犹如现在说解手。

乃是知府亲子,知府爱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内见了朱全,径走过来,便要他抱,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全长髯,说道:“我只要这胡子抱。”知府道:“孩儿快放了手,休要啰唆。”小衙内又道:“我只要这胡子抱,和我去耍。”朱全禀道:“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耍一回了来。”知府道:“孩儿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来。”朱全抱了小衙内,出府衙前来,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转了一遭,再抱入府里来。知府看见,问衙内道:“孩儿哪里去来?”小衙内道:“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知府说道:“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朱全禀道:“微表小人孝顺之心,何足挂齿!”知府教取酒来与朱全吃。府里传婢捧着银瓶果合筛酒,连与朱全吃了三大赏钟。知府道:“早晚孩儿要你耍时,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违?”自此为始,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见喜,小衙内面上尽自赔费。

时过半月之后,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年例各处点放河灯,修设好事。当日天晚,堂里侍婢奶子叫道:“朱都头,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从里面走出来。朱全驮在肩头上,转出府衙内前来,往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但见:

钟声杳霭,幡影招摇。炉中焚百和名香,盘内贮诸般素食。僧持金杵,诵真言荐拔幽魂;人列银钱,挂孝服超升滞魄。合堂功德,画阴司八难三涂;绕寺庄严,列地狱四生六道。杨柳枝头分净水,莲花池内放明灯。

当时朱全肩背着小衙内,绕寺看了一遭,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那小衙内爬在栏杆上,看了笑耍。只见背后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说话。”朱全回头看时,却是雷横,吃了一惊,便道:“小衙内且下来,坐在这里。我去买糖来与你吃,切不要走动。”小衙内道:“你快来,我要去桥上看河灯。”朱全道:“我便来也。”转身却与雷横说话。

朱全道:“贤弟因何到此?”雷横扯朱全到净处拜道:“自从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无处归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小弟说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思念。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朱全道:“吴先生现在何处?”背后转过吴学究道:“吴用在此。”言罢便拜。朱全慌忙答礼道:“多时不见,先生一向安乐。”吴学究道:“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上山,同聚大义。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见,今夜伺候得着,请仁兄便挪尊步,同赴山寨,以满晁、宋二公之意。”朱全听罢,半晌答应不得,便道:“先生差矣!这话

休题,恐被外人听了不好。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我因义气放了他,出头不得,上山入伙。我亦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复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请回,休在此间惹口面^①不好。”雷横道:“哥哥在此,无非只是在人之下,服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不是小弟裹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迟延自误。”朱全道:“兄弟,你是甚么言语?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吴学究道:“既然都头不肯去时,我们自告退,相辞了去休。”朱全道:“说我贱名,上复众位头领。”一同到桥边。

朱全回来,不见了小衙内,叫起苦来,两头没路去寻。雷横扯住朱全道:“哥哥休寻,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听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我们一同去寻。”朱全道:“兄弟,不是耍处。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横道:“哥哥且跟我来。”朱全帮住雷横、吴用三个离了地藏寺,径出城外。朱全心慌,便问道:“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雷横道:“哥哥且走,到我下处,包还你小衙内。”朱全道:“迟了时,恐知府相公见怪。”吴用道:“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是个没分晓的,一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朱全道:“你那伴当姓甚名谁?”雷横答道:“我也不认得,只听闻叫做黑旋风李逵。”朱全失惊道:“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吴用道:“便是此人。”朱全跌脚叫苦,慌忙便赶。离城约走到二十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这里。”朱全抢近前来问道:“小衙内放在那里?”李逵唱个喏道:“拜揖节级哥哥,小衙内有在这里。”朱全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内还我。”李逵指着头上道:“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朱全看了,又问小衙内正在何处。李逵道:“被我拿些麻药,抹在口里,直驮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自请去看。”朱全乘着月色明朗,径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朱全便把手去扶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有诗为证:

远从萧寺看花灯,偶遇雷横便请行。

只为坚心怪入伙,更将婴孺劈天灵。

当时朱全心下大怒,奔出林子来,早不见了三个人。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来,来,来,和你斗二三十合。”朱全性起,奋不顾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赶将来。李逵回身便走,背后朱全赶来。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朱全如何赶得上,先自喘做一块。李逵却在前面,又叫:“来,来,来,和你拼个你死我活。”朱全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只是赶他不上。赶来赶去,天色渐明。李逵在前面急急赶急走,慢赶慢行,不赶不走,看看赶入

① 惹口面——引起口舌、招惹是非的意思。